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十九年

第一一二七次会议

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127)	1
通过议程	1
南非共和国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所造成的南非种族冲突问题：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三十二个会员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348)；	
(a)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七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缅甸、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中非共和国、锡兰、乍得、刚果(布拉柴维尔)、刚果(利奥波德维尔)、塞浦路斯、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蒙古、摩洛哥、尼泊尔、尼日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坦噶尼喀、泰国、多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也门和桑给巴尔的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674)；	
(b) 秘书长关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四日安全理事会第一〇七八次会议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S/5658和Corr.1和Add.1-2)；	
(c) 特别委员会关于南非共和国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的报告(S/5621和S/5717)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次会议

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星期一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A. A. 乌谢尔先生(象牙海岸)。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玻利维亚、巴西、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象牙海岸、摩洛哥、挪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 (S/Agenda/1127)

1. 通过议程。
2. 南非共和国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所造成的南非种族冲突问题：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三十二个会员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348)；

(a)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七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缅甸、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中非共和国、锡兰、乍得、刚果(布拉柴维尔)、刚果(利奥波德维尔)、塞浦路斯、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蒙古、摩洛哥、尼泊尔、尼日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坦噶尼喀、泰国、多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也门和桑给巴尔的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674)；

(b) 秘书长关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四日安全理事会第一〇七八次会议决议执行情况报告(S/5658和Corr.1和Add.1-2)；

(c) 特别委员会关于南非共和国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的报告(S/5621和S/5717)。

通过议程

1. 主席：第一项是通过文件 S/Agenda/1127 中包含的议程。诸位代表谅必已经注意到，临时议程的措辞不同于以前的作法。五十八个会员国的代表们于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七日致信安全理事会主席，要求召开这次会议。我看那封信(S/5674)¹ 的意思显然是说，安全理事会应当继续审议以一些会员国“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² 为题目而原先就已列入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二日举行的第一〇四〇次会议的议程的那个题目。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曾讨论了那个题目〔第一〇七三次到第一〇七八次会议〕。原来的题目是符合安全理事会通常的作法的。然而，依我看来，它不够清楚，而且与关于葡萄牙管辖的领地的议程题目几乎一模一样。于是，尽管安理会是继续审议已列在提交给它的问题单上的一个项目，我还是建议修改题目，使它比较清楚一些。

2. 我希望我的建议能为代表们所接受。如无异议，我认为议程已经通过。

议程通过。

南非共和国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所造成的南非种族冲突问题：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三十二个会员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5348)；

¹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四月、五月和六月份补编。

²同上，第十八年，一九六三年七月、八月和九月份补编，文件 S/5347 和 S/5348。

(a)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七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缅甸、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中非共和国、锡兰、乍得、刚果(布拉柴维尔)、刚果(利奥波德维尔)、塞浦路斯、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蒙古、摩洛哥、尼泊尔、尼日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坦噶尼喀、泰国、多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也门和桑给巴尔的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674)

(b) 秘书长关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四日安全理事会第一〇七八次会议决议执行情况报告(S/5658和Corr.1和Add.1-2)

(c) 特别委员会关于南非共和国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的报告(S/5621和S/5717)

3. 主席：马尔加什共和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巴基斯坦和突尼斯的常驻代表请求允许参加现在提交安理会审议的问题的讨论，但无表决权。他们的申请已作为正式文件予以复制，并以S/5718、S/5725、S/5729、S/5733、S/5739、S/5745和S/5751³等编号散发。依照安理会惯例，除非有异议，我将邀请这些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L.拉科托马拉拉先生(马达加斯加)、L.N.帕拉尔先生(印度尼西亚)、L.N.梅农夫人(印度)、C.B.罗杰斯-赖特先生(塞拉利昂)、J.R.格兰姆斯先生(利比里亚)、V.A.哈姆达尼先生(巴基斯坦)和T.萨利姆先生(突尼斯)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³同上，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四月、五月和六月份补编。

4. 主席：现在，安理会要审议议程上的项目。我的名单上第一位发言人是利比里亚代表，我请他发言。

5. 格兰姆斯先生(利比里亚)：主席先生，对你就任安全理事会主席之职，我们致以诚恳的祝贺，愿你在履行你的繁重的职责中取得丰硕的成就。

6.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的同事们和我，应邀参加安理会面临的这个重要的种族隔离问题的讨论，这已是第三次了。我们是遵照我们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们一九六三年五月在亚的斯亚贝巴开会时所发出的指令提出请求参加这个问题的讨论的。我谢谢你允许我再一次到会。

7. 如果说，我们到这儿来似乎过勤了，那只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们很想防止一个已经很危险的局面进一步迅速恶化下去，并且希望如果有可能，就要为它找出一项挽救的办法。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局面形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明显的威胁，而且，安理会也曾宣称它“正在严重地搅乱着”和平与安全。

8. 南非的非洲人的自由不断遭到有步骤的、肆无忌惮的侵犯，我们对此也深感关切。我们对于正义的热爱，对于个人自由的追求，以及我们为了减轻南非政府的各项政策所造成的不断加剧的严重危险以便维护人类尊严的愿望迫使我们再次向你们提出这个问题，要求你们为了和平事业采取行动，我希望是有效的行动。

9. 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四日的安全理事会会议上〔第一〇七八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S/5471〕⁴，吁请所有的国家遵行八月七日的决议〔S/5386〕⁵，迅即要求南非政府停止实施歧视和镇压措施，谴责南非无视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发出的呼吁，要求南非释放因反抗种族隔离而受限制的一切人士，庄严地呼吁各国立即对南非停止出售和运送供其制造和维修武器弹药用的装备和物资，要求秘书长成立一个由知名的专家组成的小组来考虑解决此种局势的各种方法，要求南非政府利用该小组的协助，还要求秘

⁴同上，第十八年，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份补编。

⁵同上，一九六三年七月、八月和九月份补编。

书长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一日以前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

10. 现在我们看到了秘书长按该决议的要求提出的四月二十日报告〔S/5658和Corr.1和Add.1-2〕,⁶报告还有一个附件,附件是以A.米达尔夫人为组长的专家小组提出的报告。我们的面前也有关于南非共和国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的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它收在三月二十五日提交的S/5621号文件 and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的S/5707号文件中。⁷

11. 不仅非洲的人民,而且还有全世界的人民对南非的局势经常感到惊惶不安。因此他们关心安全理事会就这个严重问题所进行的讨论。你们在这次会议上采取何种行动将对非洲和全世界的和平具有深远意义。

12. 今天有十一位受审的人的命运是吉是凶尚在未定之天,因为他们反对南非的种族政策——已被安理会的全部决议贬斥为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的种族政策。

13. 在好些场合,全世界的人民曾向南非政府及南非白人的良心发出呼吁。反应却是消极的。即使偶尔看得出一点点良心的刺痛,比起他们正在我们眼皮底下犯下的反对全人类的滔天大罪来,也就微不足道了。

14.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安全理事会讨论了南非政府不顾安理会八月七日决议而继续推行种族隔离政策的问题,在那期间,南非加紧镇压活动,有大约十二名非洲人被控犯了破坏罪行而遭到审判。当时(第一〇七三次会议)我曾提到,尽管法官宣布对这些人的起诉无效,而被告却并未获释,他们再度被逮捕,受到单独拘禁。我试图说明这些囚犯在南非的监狱中生活在多么可怕的条件,援引了一九六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曼彻斯特卫报周刊和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报道。以一百零六票获得通过的联合国大会决议(第一八八一(十八)号),吁请南非放弃审判并释放被告,但被置之不理。最后,我指出,在我再一次要指出,这一残忍的可悲局面使非洲人的

⁶同上,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四月、五月和六月份补编。

⁷也分别以A/5692及A/5707号文件发出(见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九届,附件)。

一切希望都遭到破灭。既然南非内部并不存在改善局势的办法,那么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们面对着一场冲突已迫在眉睫的威胁。这一冲突由于种族仇恨的介入很可能是残暴和激烈的。这里就存在着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明显而现实的威胁,用温和的辞藻装璜着的专门的辩解即使再多也掩饰不了。南非一旦发生一场种族战争,势必把非洲的其余地区卷进去。并且,鉴于这样一场冲突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它将把世界上的其余地区也卷进去,这几乎也是必然的事了。

15. 颇有意义的是,在里沃尼亚案件重新开庭的时候,N.曼德拉先生说:“我心中的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理想是,在那个社会中人人和睦相处,机会均等。”他还继续说,他和他人民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南非政府的态度迫使他们采取的。他又说,“南非人民在反抗白人至上原则这一斗争中没有取得胜利的道路。要对这一原则表示反对的一切合法手段都被立法排除了。”

16. 我感谢安全理事会最近两次对我们的申诉作出了反应,虽然我们认为你们的反应还远远不够充分。安全理事会诸位代表,迄今为止,我们还看不到南非政府愿意向好的方面转变的任何迹象。顽固不化反而更趋明显了。这种态度的硬化多半可能是由于南非在其国外声望急剧下降时国内经济活动反而加速而造成的,这就助长了那种貌似有理但却根本不讲道德的论点,即尽管我们憎恶某一国政府的政策,但是向该国倾入大量投资并不见得有什么错误。没有人指望每一位海外的投资者在对某一国政府的未来繁荣可能作出在他看来是微不足道的贡献的时候,把这个政府的政策审查得透透彻彻,并使这个政府的政策和他自己的根本信条调和起来。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怀抱这样的希望,希望那些声称憎恶种族隔离的企业界领袖会有时候停下来思索一下,他们拥有的公司或他们可以加以控制的公司也许正在向那些决意永远推行该政策的人提供直接的支援。投资的目的是获取利润,这是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利润的获得,如需太高的代价,让人类受苦受难,就不应心安理得了。

17. 让我在这里表达全体非洲人对联合国秘书

长、对教皇保罗六世、对许多政府首脑、对哲学家马丁·布伯、对哈尔姆·哈扎兹先生以及所有其他吁请南非政府放弃里沃尼亚审判并释放非洲领导人的人们的感谢之忱。他们的呼吁，我确实认为，也是代表全人类提出的。

18. 我惋惜地指出，到现在为止，并没有什么证据鼓舞我们相信这些呼吁正在或将要受到注意。事实上，南非政府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对秘书长的呼吁的答复并不给人以宽慰，而是增加了我们的忧虑：即那些被审判的人可能遭到最不幸的结果。

19. 主席先生和安全理事会诸位代表，审判的方法本身就令我们目瞪口呆。按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话来说，那种方法肯定是“不配称为文明的法律”。

20. 首先，审判这些人所依据的破坏法案本身就是一种十足的嘲弄。姑且不谈法案所规定的各项刑罚严厉到了野蛮的程度。假如你们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忘掉，在通过该法案的时候，南非政府——再引用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话——“把公民的自由”缩小到了“最极端的左派或右派独裁政权也甘拜下风的程度”。历史上曾经有过错误的、方向不正的和过分野蛮的法律，并且恐怕将来还会有，特别是在支持这种立法的人认为事关主权和民族生存问题的情况下。但是这一破坏法案之所以被打上空前卑鄙无耻的印记是由于——我再引用国际法学家的话——它是“一种坚决无情地实施种族隔离主义的企图”。它所保护的不是国家，也不是公民，而是一心要保持自己的残暴统治和它带来的各种特权的少数人集团。谁赞成种族隔离，谁就无须害怕破坏法案，尽管那个法案授予了极大的权力。谁对种族隔离吐露半点不满，谁就可能身陷法案条款的罗网，他唯一解脱自己的办法可能只是最后走向绞刑台的阴森可怖的道路，刽子手的绞索正在那儿恭候他哩。

21. 我们决不能忘记，假如南非政府遂其心愿，现在被控犯有进行或预谋一百九十二件破坏案件罪行的人士，按照那些如此广泛解释破坏一词含义的法律定义，将会判处死刑，根据这种广泛的解释，这个词简直可以包括南非政府不许你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22. 让我再次强调指出，我们在这里面临的一项

不公正的法律，在自称为文明国家的法典中，既不是空前的，我也不认为就是绝后的。但是，一个政府为了把它自己的国民中一个庞大的集团处于永久的羈絆之中，而使用这样野蛮之至的司法手段，确要算是近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那些国民的唯一的真正的罪过是他们的皮肤的颜色。

23. 无须我来就南非实施这一法案的惨状多费言词了。诸如对被告和证人的身心摧残，作为逼取证据的手段而采取了巧妙的拷打方法，等等等等。这一法案之所以可憎，之所以无法忍受，任何心地善良的人之所以要愤然而起反对它，就在于它的用意，在于它所欲达到的那些罪恶目的，在于它企图完全不合人情地把人类拆散隔离开来，以及它这种半公开的意图所带来的无法形容的个人苦难。

24. 南非政府已不是第一次运用这类策略来为种族隔离辩护，提出某种表面的逻辑基础为其做法进行辩解，而按照特别是在安理会上应该成为支配一切的准则——简单的人权和自古以来人类一贯勉力奉行的道德信条，这种作法显然是无法辩解的。

25. 最近，我们目睹了在特兰斯克建立起第一个“班图斯坦”的可悲情景。在那里，借助于不正当的宪法上的花招建立起一个立志要取消大多数选民在“普”选中拥护过的权利的政权。在那里，趾高气扬的白人在一个据说是自治的国家的首府仍旧安然过着隔离的生活。在那里，最好的旅店和餐馆的门，甚至也不让班图人总理跨进去。

26.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想使种族隔离列入已被人们接受的、已得到某些宽恕的历史错误之林——其中包括奴隶贩卖和殖民主义——的阴谋正在进行的时候，拼命地企图博得全世界在某种程度上的认可，即使程度不大也罢。

27. 我曾说过，我之所以要详尽地分析这场破坏案件的审判所特有的、令人不安的特征，并不是因为我想提出一个言之有理、无懈可击的法律案件，而是因为我们称之为种族隔离的方法体系的东西值得我们注意。

28. 诸如，我们有正式材料：有几位证人得到了

许诺，如果他们合作，就可以从狱中释放出来作为回报，因此他们就为起诉方面提供了证据。在某些情况，被告与原告对质的权利被取消了。有些人为了公诉方面提供一些最不利于被告的证词，可以看出这些人在被捕时曾经经受了肉体的和精神的严酷折磨，意志力受摧残，顶不住敌意的审问。

29. 我衷心祈祷，这种破坏法案和让警察实施该法案近乎野蛮的条款的方式，二者都将予以修改使之合乎人道。不过，我愿再次强调指出，即使法律的措辞不那么笼统，施行起来再宽厚些，种族隔离这一大害仍然存在，不公正的范围从其程度上来说仍是令人吃惊的，尽管目前压迫的暴虐可能有些缓和而只是时时对少数几个特别人物即反对种族隔离的主要领导人行使压力。但是，我们通过立法手段是不能医好非洲这道伤口的。我们只有依靠这一世界组织中某些会员国和非洲那些西方文化和传统的捍卫者在道义方面完全恢复健康，才能医好这道伤口。那些捍卫者认为只有他们才是西方文化和传统的唯一合格的继承者。

30. 请注意，南非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曾宣告某些被告无罪而释放他们（虽然不少人后来又再度被捕），理由是罪证不足。这件事本身就说明这些诉讼是不正当的。这就进一步说明了，即使是在种族隔离的发源地，如果公正地考验一下恪守种族隔离的原则是否有理，这种理论也会很快地寿终正寝。

31. 近来，要求南非修改九十天拘押条文的压力有所增加。有相当的一部分压力来自南非本国某些内部的势力。有十九位南非的宗教领袖——基督教教徒、犹太教徒、穆斯林——敦请政府不要继续执行这道法律条文。此外，南非天主教的主教们发表了一项声明，谴责政府的限制非洲人迁移的班图人法律修正案，斥之为“对社会道德和基督教义的否定”。他们还进一步表示，法律和秩序应该得到维护，在各种关系之中应充满公道和慈善精神。

32. 被拘押者受到单独的监禁，所处生活条件惨无人道。有六十名医学专家——其中一些为那些被拘押者进行过治疗——不忍心看到那种生活条件，向南非政府提出了一项呼吁，敦请它重新研究九十天拘押的条文。他们在呼吁声明中指出，就长期受单独拘押

的政治犯们的言谈举止进行精神病学的研究可以看出，这种单独拘押的结果造成极度的忧虑和某些精神功能的损坏。

33. 例如，出席一九六四年二月七日的审判的一位医生报道说，研究结果表明，“受单独拘押的人极易接受暗示，易于改变看法，总想取悦他们能接触到的人。”这位医生医治过一个受过拘押的人，同另外四个人谈了话，从而得出这个结论。

34. 在一九六四年二月十日的同一审判中，开普敦大学心理系主任，一位心理学教授说，据他观察，从处于这种情况下的人获得的供词和逼供而得的完全没有什么不同。他进一步说，看来受到折磨的智力功能是反复推理的能力。单独拘押的另一结果是造成极度的暗示感应性。

35. 还有报道说，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一日，有五名“九十天”拘押犯被送往精神病院，另外两名按照两位医生的意见在一家精神病医院予以观察和照料。

36. 虽然维沃尔德总理否定了这些医学专家提出的证据，他们的报告还是应予以足够的重视。诸位想必记得，纳粹德国集中营里拘押的政治犯，受到过相似的非人道的待遇，表现出相似的精神状态。也应指出，这些精神状态是在长时期的肉体拷打之后出现的。在这样情况下获得的供词，在一个有见识的机构看来，很难认为是神志清醒的人的供词。

37. 因此，特别委员会向安全理事会建议：安全理事会要求南非政府，

“(a) 不要处决那些按专横的法律对犯有反对政府的种族政策的罪行的人处以死刑的规定而被判死刑的人；

“(b) 立即停止根据这些专横的法律正在进行的审判，并且赦免一切其唯一罪名是反对政府的种族政策的政治犯；

“(c) 立即停止采取进一步歧视的措施；以及

“(d) 不要采取可能加剧目前局势的一切其他行动。”[S/5717,第2段。]

38. 特别委员会进一步建议,安全理事会应当特别要求一切 与南非政府保持密切关系的 国家尽其所能,单独地或集体地,敦促南非政府照安理会的要求行事。

39. 现在需要的是安全理事会的行动。

40. 我的同事和我希望你们对这些建议予以赞助的考虑。至于我自己,我想补充说,南非政府无视文明法律的最基本的原则,在拟订、通过某些法律及应用这些法律时的所作所为,不仅构成了应为我们大家深恶痛绝的违犯人类尊严的罪恶,而且由于犯此罪恶并坚持继续作恶的人坚持奉行那个主张的可鄙性质,这一罪恶就更属可恨了。这里,我们遇到的情况不仅是一个邪恶的法律,而且是一个邪恶的法律被任意地掌握在心地邪恶的人们的手里,被当作一种蓄意压迫的工具。

41. 南非政府的这种压迫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根据一九六〇年第四〇〇号公告(该公告在特兰斯克仍然生效)任何一个南非下级警官或国防军军士,无须拘票,可以逮捕任何人,审问任何触犯南非目前生效的任何法律的罪行、或犯罪意图,而这样被逮捕的人可以无限期地予以拘押。

42. 一九六三年的一般法修正案的镇压性质甚至更严厉,其中第四节规定对服徒刑期满的人可以实行不定期的拘押,同一法律的第十七节规定,无须拘票也无须审讯,可逮捕人和拘押人,一次可持续九十天。

43. 按照这些法律,南非政府就能够仅凭嫌疑或猜测将守法的公民逮捕起来。它可以将被捕者单独监禁九十天。它可以对他们施加肉体的拷打和精神的摧残。一个人只是因为嫌疑就可被逮捕并不定期地被监禁在这种不人道的条件下而不加审判,仅仅这种想法,说轻一点,也是令人极为反感的。

44. 全世界各国都谴责如此不人道地对待任何人,哪怕是对待证据确凿的敌人。

45. 在南非,长期拘押和单独监禁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犯人或由于肉体折磨而致死,象恩古德耳

先生那样;或者精神错乱,现在住在南非的精神病院中的好几百非洲人的情况就是这样。

46. 即使他们终于被带到法庭审判了,审判的程序也是违反公正审判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的。不允许被告选择自己的辩护律师,甚至指定的辩护律师也是在恐惧之中进行工作的,因为,如果在国家方面看来,辩护律师通过与其诉讼委托人交谈,了解到国家方面认为有用的情报,那么辩护律师也会遭受逮捕。

47. 由国家方面提出的支持公诉的证人是南非审判程序中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48. 我们大家都知道,证人的作用是对某一特定事情就他所见、所闻、或因其他方式所知的情况作证。但是南非政府所提出的、站在政府一方作证的证人,其本人却是被捕和被单独拘押的人,每天受到拷打折磨,使得他们在法庭上按起诉方面的需要说话。我认为,一个人这样长期地受到肉体上的拷打和精神上的折磨,就不能被认为适宜作证了。

49. 更有进者,不让被告有充分的机会详尽地反问证人,因为有时候证人是蒙着头的。世界人权宣言的一些条文就是这样公然受到违反。

50. 让我重提一下在我发言中几度申述过的一个观点。我们正在审查的不仅是一项应予批判的法律,而且是产生那个丑恶的法律的那个原则。今天,种族隔离是针对黑人和有色人的。明天,如果让其象疾病一样蔓延,在某些地区达到瘟疫一般的程度,它就可能被用来对付别的种族。我敦促在座的诸位代表,不论你们属于什么种族,不管你们的皮肤是什么颜色,对待这个问题,对待这一沉重的职责,脑子里要有这样一种想法,那就是:“要不是上帝开恩,我也逃不脱这种命运。”

51. 南非的种族法律可能把它所歧视的人永远排诸门外。如果他不是白人,他就永远不能指望有公正的待遇。不公正的待遇是难于忍气吞声地接受的。不平均分担的不公正待遇更无法忍受。

52. 按照这些专横的法律有些人已被判处死刑,对曼德拉先生、西苏卢先生和另外一些人进行的审判刚刚结束,不久可能就会宣布判刑,因此,我的同事

和我，代表整个非洲，敦促安全理事会，作为一个人道主义的举动，毫不拖延地采取适当的行动，拯救那些其唯一罪行就是反抗种族隔离的非洲人的生命。

53. 秘书长按照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四日安全理事会决议第6段〔S/5471〕，宣布了对四位国际知名人士的任命。他要求南非政府提供便利，给这个专家小组去访问南非，执行根据你，主席先生，和安理会代表们通过的决议所赋予的使命。

54. 南非政府象历来每次那样通知秘书长说，它拒绝接待该小组。在南非政府看来，这些代表“不是独立的、公正的观察员”。南非作这样的指责实在是不公允。

55. 更有进者，南非政府在其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二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中指责专家们的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包括不准确的地方、歪曲事实、从虚假的前提得出错误的结论，这对于报告起草人的名声不会增添什么光彩”〔S/5723〕。⁸

56. 专家小组透露说，由于南非政府不允许它访问南非，它的活动仅限于在纽约和伦敦与非洲各种组织的领导人会晤。它的报告说，有三件事造成南非局势进一步恶化。第一件事是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八日通过了班图人法律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了进一步措施，剥夺成百万的非洲人在国内广大地区就业、居住和迁徙等基本权利。第二件事是南非把它的种族歧视政策扩大到西南非洲，并且宣布了加剧歧视政策的计划。第三件事是强化镇压措施，执行了死刑。

57. 专家小组经过考虑后认为“头等重要的基本原则”是，

“南非的未来应该由南非人民——全体南非人民——通过自由讨论来解决。在极大多数人民被剥夺基本的自由参与决定其国家的未来的情况下，就不可能获得解决，不可能有和平。我们深信，目前的局势继续下去，包括剥夺公正的代表权，势必导致暴力冲突，造成南非全体人民的悲剧。因此，我们愿意强调这个第一位的和基本的原则，

⁸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四月、五月和六月份补编。

即应该使全体南非人民参与协商，从而使他们能够在全国范围决定国家的未来。”〔S/5658，第8段。〕

58. 报告继续说，为了实现这一点，应致力于建立一个能充分代表南非全体人民的国民会议，以期为此国家的未来确定一个新的方针。现在应该引导世界舆论和要求采取积极行动的日益加强的主张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

59. 在谈到目前南非局势中的主要因素时，专家小组列举了两个主要因素。第一个是国际上对南非政府的种族政策的谴责的日益高涨和非洲各国采取积极行动反对南非种族歧视的决心的日益加强。第二个是南非政府的军事准备（六月四日出版的纽约时报报道了增修军用机场）、镇压行为和立法措施——这一切会使许多南非人相信，除了采用暴力，他们没有别的反抗的手段。

60. 专家们引述了联合国向南非政府发出的不胜枚举的呼吁，最后是联合国大会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六日以六十七票赞成，十六票反对，二十三票弃权所通过的第一七六一（十七）号决议，谴责南非的种族政策。联合国大会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谴责南非的决议，那还是第一次。

61. 自那以后，安全理事会和绝大多数会员国进一步通过了多次决议，反对拘押和审判政治领袖，反对向南非出售武器弹药，强烈谴责南非的种族政策。报告指出，与南非有着密切关系的一些国家也是支持这些言论和决议的。

62. 报告提醒我们说，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得出了最令人痛苦的结论，即，既然南非政府无视要使它放弃种族隔离政策的一切和平的努力，那么和平解决这一局势的唯一可靠办法就是实行全面制裁了。因此，部长理事会号召南非的贸易对手“不要通过投资和与比勒陀利亚政府保持贸易关系来鼓励种族隔离”〔S/5658，第94段〕。

63. 然而，报告指出，南非的外汇储备自一九六一年以来增长了三倍多，南非的黄金储备也是如此，达到了二亿四千八百万英镑。英国投资上升到十亿英镑巨额，而美国投资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南非的出

口在一九六三年比一九六二年的数字增加近百分之五十。

64. 专家们警告说，由于南非政府经济活力的增长，暴力冲突的危险增加了。报告举了一个例证：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六日南非政府财政部长多涅斯博士宣布，南非的国防预算增高到一亿五千五百万英镑的记录——这比今年的预算多出二千六百万英镑。他对南非议会说，“国防开支增加百分之二十五是为了打消外来的侵略的企图。”〔同上，第27段。〕

65. 报告指出，这一经济方面的发展使南非政府更坚决、更盲目、更疯狂地执行其种族隔离政策，并且使它“以更多的财政拨款用于镇压行动来增加它的巨大的镇压力量。”〔同上，第21段。〕

66. 由于这种军事上的增长、危机和一触即发的冲突，报告指出召开国民会议的必要。你们谅必记得，我上次出席的时候，我说过，如果这样的危机来临，它就会把整个非洲卷进来，而因为在种族隔离这个问题上已经牵涉到各种意识形态，它也必然会把世界的其余部分卷进来。

67. 在这份报告中对于情况作了详尽的说明，作为安全理事会的代表，你们一直是洞悉这些情况的。其中有些情况，我们在前两次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上也提及过。

68. 我们欢迎专家小组的报告，因为它是在对人类的尊严表示尊重方面所作的又一次努力的产物。

69. 专家小组建议，召开一个由南非所有种族、集团和组织派代表参加并进行自由讨论的国民会议，我们赞成这一建议。我们认为这个建议是民主的。它着重表明了，在一个政府和其大多数人民之间不存在意见交流的国家里，提供一个交流意见的媒介，是明智的。人群之间、国家之间和政府之间不能交流意见，历来就是人类社会法律秩序遭到破坏的一个原因，并产生了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70. 但是，尽管我们支持这些建议，南非拒绝专家小组的报告的态度使人毫不怀疑，这些决议要付诸实施是不可能的事。尤有甚者，南非总理重

申了他的政府的决心：要把南非保持成为一个白人国家。

71.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们已没有别的选择办法，只有敦促安全理事会实行经济制裁，作为解决这个争端和消除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唯一的和平手段。

72. 现在我来谈谈制裁的问题。

73.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六日联合国大会要求制裁的第一七六一(十七)号决议是由超过三分之二的会员国通过的。

74. 非洲统一组织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亚的斯亚贝巴最高级会议上要求实行制裁，并吁请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特别是与南非进行贸易的国家，实施联合国大会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六日的决议。

75. 在有些国家中发生了反对制裁的意见，所根据的论点是，制裁是非法的，制裁是不切实际的，或者说，制裁会损害我们本意要给予好处的人。

76. 但是，主席先生和安全理事会代表们，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是合法的，因为南非所实施的种族隔离事实上已成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了。

77. 一九六三年八月七日和十二月四日安全理事会决议明确有此含义：对于和平的威胁确实存在。决议中没有写进“对和平的威胁”这几个字，从这个事实所能得出的唯一合乎道理的结论是，某些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拒绝使用这几个字。关于这一点，专家们说道：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安全理事会表示坚决相信，‘南非的局势正在严重地搅乱国际和平与安全’。这种局势由于南非政府的所作所为进一步恶化了。如果到指定日期没有获得来自南非政府的令人满意的答复的话，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除了采取经济制裁以外，要帮助解决这个局势，就没有别的有效的和平办法。”〔S/5658，第121段。〕

78. 如果局势象现在这样持续下去，没有人可以排除立即爆发暴力行动的极大的可能性。南非政府每年的军事开支和武装部队的扩充远远超过了该政府的防御性的需要。秘书长的专家小组的报告指出了暴力

行动的可能性，并且还说，南非政府近来的言论和行动排除了进行谈判的任何可能性。

79. 更有进者，联合国宪章上有充分的条款允许施加制裁。我已提及存在着对于和平的威胁，并且南非明显地一贯地违反宪章中规定的原则。

80. 至于制裁的不切合实际，这个问题已由在伦敦举行的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国际会议最近作了充分的答复。在那个会议上已经讨论清楚，与南非进行贸易的各个国家虽然会遭到经济损失，但是由于全面经济制裁运动而造成的那些损失，和南非万一爆发全面种族战争所必然造成的损失相比较，就算很微小了。会议指出，这些制裁需要安全理事会某些理事国及其他与南非贸易的国家的充分而积极的参加，才可防止南非改变贸易方向来逃脱制裁的效果。

81. 会议认为南非的经济显然是顶不住经济制裁的。例如，南非使用的化学用品有百分之三十靠进口；工程及运输设备有百分之四十三靠进口；石油和煤的产品有百分之五十二靠进口。

82. 会议进一步指出，整个贸易对南非经济的依赖是微乎其微的。它还明白指出，与南非断绝贸易来往不会使世界上其余地区受到明显的损害。

83. 出席国际会议的经济专家们认为，世界贸易和支付不会因为南非黄金的停止出售而受到严重影响，而且，虽然南非金产量占苏联地区之外新近开采的黄金产量百分之七十以上，但南非黄金对整个国际储备每年的增加量是很微小的。他们得到的结论是，既然经济制裁是暂时的，南非黄金停止出售对于国际清偿能力体制不会造成什么损害。我们承认，在南非投资多的国家会有某些损失，但出席国际会议的专家们觉得，即使根据最悲观的假定，这样的问题仍是能够克服的。

84. 他们的结论是，对于和南非有着贸易关系的主要工业国来说，不会有产生重大的全国性的问题的危险，并且，这些国家拿经济灾难作为理由而不支持制裁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85. 与南非进行贸易的四个国家的一些企业集团表示，他们害怕的是，假如不是由所有的国家同时

实施制裁，就会有一些企业遭受损失，而达不到制裁的目的。我们完全同意这个观点。非洲国家希望一切国家的企业集团都会看清楚，继续和南非做生意在将来给他们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他们眼下所获得的利益。这些企业集团中有不少在别的国家拥有利益，那些国家已经决定要采取，或者已经采取了对南非的经济制裁。

86. 我们非洲各国政府完全信赖秘书长的专家小组的报告、关于南非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和对南非实施经济制裁国际会议的报告。我们各国政府十分强调，制裁计划应该坚持下去，不结束种族隔离就不停止。并且我们相信，这件事在不怎么长的时期内就可实现，因为我们的目的不过是要使南非经济的运转失灵到足够的程度，从而创造一种必须结束种族隔离的局面。

87. 有人显然认真地说过，经济制裁的结果，对于那些从经济制裁中本应指望得到好处的人，损害反而更大。但是非洲人是习惯于贫困的，并准备接受进一步的贫困。正是他们反复多次要求实施制裁。他们表示相信，相对短暂的牺牲，即使严重，也比长期受苦可取。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的，如果把伤亡的可能性作为一个推不翻的理由，去反对向暴虐苛政进行抵抗的话，那么第三帝国的旗帜现在一定会飘扬在巴黎、伦敦、罗马、华盛顿以及可能无所不在了。因此，让我们在辩论中别再提出制裁是否会损害南非的非白人。当然会损害。但是这个真理正好被那样一些人别有用心地强调了，他们对南非的关心似乎永远在于反对实行任何变革。

88. 在这一点上，让我再次引述卢图利酋长的话。去年一九六三年八月一日我在安理会的发言里有机会引述过他的话〔第一〇五一次会议〕。他在给英国工人的一篇热情洋溢的呼吁中说道：

“我吁请你们和你们的政府不要因为压迫我们的人经常搬弄的借口，说什么抵制和制裁给我们黑人造成的痛苦会多于白人所受痛苦，而不敢采取行动。我们愿意忍受通向自由的痛苦，因为自古以来世界上一切被压迫的人的命运就是这样的。”

89. 总之,主席先生和安全理事会诸位代表,这些问题现在完全听凭你们处理。让我提醒一下,非洲国家并不追求特殊的好处,也不希望占南非政府任何不正当的便宜,如南非政府长期以来一贯占我们非洲兄弟的便宜那样。我们不要一个表示愿望而不表示决心的决议。唯有安全理事会能在自由的、自尊的人的协助下为全世界提供一个手段,运用这个手段人道可以击败维尔沃德总理的种族主义政府的专制暴政。在非洲,人们判断你们,将不是听你们说些什么,而是看你们做些什么。

90. 秘书长吴丹最近 在阿尔及利亚说了一番含义深刻的话:

“在非洲或别的什么地方,谁也不要抱片刻的幻想,以为在这个大陆上实施种族歧视会有什么前途,或者能够在这里长期地实行下去。在本大陆任何地方歧视一个非洲人,就是对任何国家内的每个非洲人的侮辱。的确,这是对任何地方的善意的人们的侮辱。想要造成种族歧视的人必须记住:他们在制造麻烦,他们只能得到灾难性的后果。”

91. 最后,一定不能允许有胡作非为的自由。出生的偶然性不应决定某一群人是否有资格享有基本人权。人人享有自由对于人类的尊严和幸福是不可缺少的。

92.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要求你们作出的决定,虽然会引起痛苦和损失,我们还是敦促你们做应该做的事情,因为只有这么做才是对的。

93. 请让我用丹尼尔·韦伯斯特的一段话作为结束:

“如果宗教信仰自由和公民自由的真正火花被点燃,它就会燃烧不熄。人力是扑灭不了它的。象地心的火那样,它可能在一个时期被闷住;海洋可能淹没它;山岳可能封住它;但它的内在的,不可压制的力量将会掀开大洋和陆地,在这个或那个时候,在这块或那块地方,火山将会爆发起来,火焰直冲云霄。”

94. 主席先生,请让我保留在我认为必要时再行发言的权利。

95. **罗杰斯-赖特先生**(塞拉利昂):先生,我想一开头就祝贺你升任这个伟大机构的主席之职。我国代表团相信你将以无愧为一个非洲的儿女的方式去完成你的繁重的职责,尤其是在人们要求安全理事会讨论南非种族隔离这样一个令人苦恼的问题的时候。

96. 主席先生和安全理事会诸位代表,还请让我表示我和我国政府对你们的感谢,因为你们应我们的请求,邀请我和我国代表团参加讨论现在摆在安全理事会面前的种族隔离这个热烈辩论的问题。

97. 自从一九五二年以来一直在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上讨论南非共和国政府的种族政策,并且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谴责种族隔离政策及它的可恶表现,要求南非共和国政府遵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遵守为谴责种族歧视这个总政策而通过的许多决议的文字。

98. 在二十世纪中期还在非洲实行种族隔离政策,毫无疑问地构成了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严重威胁,关于这个看法,人们提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论点,我不想在这儿一一重复了。

99. 多次的决议要求南非政府把所有因反抗该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而被监禁、被拘禁或受其他限制的人一律释放。迟至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这个问题提到了安理会,安理会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四日通过一项决议(S/5471),其实施部分的第2段紧急要求南非共和国政府立即停止实施其一贯奉行的歧视和镇压措施,因为那些措施是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的,是不符合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义务的,是不符合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的。在实施部分的第3段,安理会谴责南非政府不遵从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中的呼吁。在实施部分的第4段,安全理事会要求南非共和国政府释放一切因反抗种族歧视政策而被监禁、被拘禁或受到其他限制的人。

100. 南非共和国政府不顾这个决议,公然蔑视它的各项条款,对领导非洲群众争取自由而斗争的民族主义领袖们提出控告,控告是根据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并为安理会斥为不公正的专横法律提出的。

101. 今年三月,三个这样的民族主义领袖,根

据那些不正义的法律提出的罪名被起诉，审判结果定了死刑。这几个人现在等候处决。更进一步公然违犯这些决议的是，南非共和国政府现在正对纳尔逊·曼德拉，瓦尔特·西苏鲁和另外七位人士进行里沃尼亚审判。人们正在焦急地等待判决书的宣布，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等着看这个世界组织是否仍旧默不作声，听凭这些人被处死。

102. 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很明显，南非的局势不仅得不到解决，而且大大地恶化了，从而使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严重的危害。

103. 要制止对于已经判罪的非洲民族主义者执行死刑，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紧急的、审慎的和强制的行动。关于这一点，安全理事会于一九六三年八月七日通过了一项决议〔S/5386〕，决议说，安全理事会“深信南非的局势严重地搅乱了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安全理事会现在应当决定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四十一及四十二条采取何种措施。要制止对民族主义者——曼德拉及其他人——的审判，也需要同样的行动。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些审判是对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所确定的原则和宗旨的十足的嘲弄。所以，我们提议，请求这个庄严的机构要求南非共和国政府立即赦免已判死刑的三名民族主义领袖，并立即停止现在进行之中的对曼德拉等民族主义领袖的滑稽的审判。

104. 我国代表团认为，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四十一条，这个机构有权提出这些要求，并且根据同一条文，我们的经过考虑后的意见是，如果南非共和国政府坚持不妥协的态度，安理会还有权对南非共和国政府实行经济制裁，因为，我们认为那里的局势持续下去将会妨害国际和平与安全。

105. 这个崇高的机构已经提出谴责南非政权却不予理睬，反而这样继续嘲弄联合国的权威和权力，继续持侮慢的态度来以会员国资格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辩论。因此，很明显，现在就是确认呼吁和谴责都已不能达到使南非共和国政府就范的时候了。应该做出一些更有效得多，更切实得多的事情。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现在应当认识到，对南非共和国政府实施经济制裁是不可避免的。

106. 毫无疑问，今天南非的局势是爆炸性的。

不仅是非洲人对局势作这样的估计，提醒安理会代表们注意这一点是有帮助的。甚至声誉卓越的《纽约时报》今天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就刊出了发自约翰内斯堡的一则电讯。主席先生，请让我引述该电讯如下：

“‘你要生存下去——你就得准备杀人。’这是南非的十分奇特的学校中的一所学校的格言。它传授许多种杀人的方法。

“这所学校名叫战斗卫身学校。它经常在英文报刊上登出广告。交费十六美元八角，授课十次。

“学生和教员住在离约翰内斯堡几英里远的一座不整齐的单层别墅内。邻居们已听惯了手枪射击的响声和刺耳的战斗呐喊声。

“校长是一个十分精通卫身之术的人，名叫达沃·戴维逊，出生于澳大利亚，六十岁，他从前跟茅茅人打过仗。他吹嘘他在肯尼亚的叛乱中杀死过不少恐怖主义分子。

“他说，‘不管威胁来自白人或者来自黑人，人人都要能够保卫自己和他的家属。’

“‘如果你持有手枪、匕首、手杖或甚至雨伞，你要学会充分运用它。如果出事时你赤手空拳，你就要学会使用双手。双手能象手枪一样有效地杀人。’

“入学的学生中有家庭主妇、职员、打字员及政府雇员。

“每个学生(白人)必须填写一张表，保证他或她是‘欧洲社会的一员，不是任何反南非或亲共团体的成员。’

“目前第一期学生共二十五人。正在招收更多的人入学。

“戴维逊先生训练他的学生，在受训一开始就要求他们对付不测事件。学生走到厕所去，到浴室去，到更衣室或休息室去，都是对他们的动作机敏和快速射击的一场考验。在学生准备洗手的时候可能会有各种和人一般大小的靶子出现。受过良好的卫身训练的人，会在几秒钟内连发三枪。

“用腊制假弹代替铅质枪弹。但是手枪的轰响和喀嚓却是真实的。腊弹射穿厚实的硬纸板制成的靶子——涂成黑色——好让学生研究他们的枪法。

“即使每天散学以后，也不让学生完全放下心来。在休息室里安安静静地抽着烟消遣的学生常常会突然遇到端着枪闯门而入的教员。

“‘慢了，太慢了，’他咆哮着。‘你们当中有两人在两秒钟前早已丧命了。’

“南非的普通学校中有许多学校给学生反暴训练，教他们徒手搏斗和手枪射击。在全国大部分的主要城市内有民间家庭保卫组织的训练。

“据官方估计南非三百万白人的一半拥有枪支。

“面对着边境附近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日益扩展和企图推翻南非政府的分子的可能渗入，许多南非白人正在越来越关心安全问题了。”

107. 我们今天到这里来正是因为我们充分了解这种局势。我们的国家首脑于一九六三年五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作出的决议授权我们到这里来发言，不仅代表我们各个代表团，而且还代表非洲三十四个独立国家的人民。我们有责任提醒你们注意我们大陆上出现的爆炸性的局势，并使这个世界法庭注意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我保留我的代表团在辩论中再次发言的权利。

108. 西迪·巴巴先生(摩洛哥)：安理会今天再次辩论南非种族隔离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反映出整个非洲的不安心情。在辩论进行的时候，南非许多非洲民族主义领导人的生命正在受一种既是盲目的又是专横的司法的摆布，指导这种司法的那个怯懦的种族政策，其破坏堕落和惨无人道毋庸再作说明。

109. 但是，使得目前情况更加悲惨的，乃是这个事实：在那个不幸的国家里，白人主子再一次蔑视世界的良知，抗拒联合国宪章和国际道德要求于他们的义务，在二十世纪的下半世纪，仍然擅自使好几百万的人类受到不公正的、不可忍受的待遇。

110. 自从快一年前举行了非洲独立国家首脑最高级会议以来，安理会已是第三次讨论种族隔离这一悲剧性问题了。但是安理会的呼吁，正如大会的一些呼吁一样，始终遭到比勒陀利亚政府一贯傲慢的拒绝。

111. 秘书长刚刚向我们提出的报告(S/5658, 附件)现在已遭到了同样的待遇，他的这一报告是根据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四日的决议(S/5471)成立的专家小组所起草的。在安理会还没有机会加以讨论之前，南非政府就以这么强烈的措辞诋毁这个报告，这再一次证明它对待联合国的偏执的态度，证明它对为了求得一个周密的、合理的、和平的解决办法而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持反对的态度，虽然全世界都在急切地等待找到这样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日益恶化的问题，这一问题已恶化到了成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实际威胁。

112. 我国代表团认为，南非种族主义领导人的这种顽固不化、执迷不悟的态度，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完全疯狂、从而最后注定要完全失败的政策的表现。可以这样说，这些领导人已经在道义上自杀了。如果他们不悬崖勒马，他们的罪恶政策必然会使他们遭到毁灭，他们想要通过用武力把少数派的统治强加于五倍之众的人民头上来加以维持的一切也随之毁灭。

113. 谁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南非种族主义分子的前途，谁就危险地低估了南非解放运动的力量，低估了这些解放运动在全世界，特别是在非洲和亚洲得到的强力支援的重要性。在这些渴望获得自由和平等的日益壮大的力量的压力之下，可以预言在不久的将来，无耻地固守在南非的种族主义的古老丑恶的堡垒必将崩溃。

114.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种族隔离问题成了秘书处和特别委员会的探索性的和客观的研究主题，也成了在联合国之外于今年四月十四日到十七日在伦敦举行的一个重要会议的研究主题，该会议的名称是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国际会议。这些研究采用了各种方法，是由不同国籍和观点的人士进行的，他们大多数人是现在称为南非贸易对手的国家的人士。例如，在伦敦会议上，曾有一些南非白人参加，此事引起了广泛注意和很大兴趣，且不谈许多西方国家，从美、英、法算起，也有大批专家和著名人士参加。

115. 从这些研究中可以得出一些结论。这些研究，不论是特别委员会做的，还是专家小组或伦敦会议做的，都是一种值得赞扬的努力，绝对不容安理会忽视。否则的话，安理会就会落后于国际上关于需要对比勒陀利亚政府采取措施方面的形势发展。

116. 我国代表团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安理会应当极其仔细地研究这些结论。现在的问题是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也是有关联合国宪章的前途和宪章及世界人权宣言中的原则的实施的问题。

117. 例如，必须指出，这些结论明白无误地证实了我们大家早已知道的某些情况，那就是，南非和欧洲及北美主要国家之间存在着坚强的经济联系。实际上，这就是这个极其复杂的问题的核心。只要在比勒陀利亚当权的人能够继续信赖他们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他们就能够继续以极不在乎和极度蔑视的态度对待世界上其他的部分，不管对他们可能实施什么样的制裁。

118. 因此，大家必须明白，现在所有非洲人毫无例外地深信，这些经济联系的存在乃是南非种族歧视得以继续存在的主要因素之一。任何论据都不能改变我们的看法，我们因此认为，同一个拦路强盗或者奴隶贩子是不能以国际贸易自由的名义来谈生意的。我们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来看待南非与其主要贸易对手的经济关系的。亚非世界不能不根据实际情况来看待这些贸易对手，那就是说，这些国家是有责任的，他们与种族隔离的头头们沆瀣一气，使得那个震动全人类良心和引起全人类愤慨的局面长此保存下去。

119. 因此，从今以后，非洲的代表们在这个论坛上讨论种族隔离问题时，休想要他们放过那些提供投资和技术从而加强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国家的重大责任。

120. 这些国家毕竟是大国，繁荣而且文明，肩负世界性的责任。它们应该慎重地考虑一下，如果它们为了巨额利润而坚持要牺牲对人类和人类权利的尊重，它们和它们的道义行为必然会招致什么样的判决，特别是由于所造成的损害直接影响到南非一千二百

多万非白人，而且必须认为同时也影响到他们在非洲和亚洲的亿万有色兄弟。

121. 我们知道，这些国家的政府，我指的是南非的贸易对手，已经在联合国，在安理会和大会中，强有力地谴责了在南非实行的种族歧视和隔离政策。因此，现在它们有责任同本组织的绝大多数会员国一起努力，迫使南非的白人少数放弃这种可恶的种族歧视。

122. 根据上述情况，我国代表团表示希望安理会考虑到局势的严重性，不再犹豫不决，迅即考虑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以便减轻南非的非白人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所遭到的不可明状的痛苦。

123. 我在发言开始时已经指出，根据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四日的决议成立的专家小组的报告中所提出的结论和建议，在我看来，足以构成作为安理会加以认真考虑的适当行动的基础。

124. 南非政府事先就反对这个报告，只不过又一次证明它没有诚意和顽固不化。在这种情况下，鉴于该政府的轻率行动，安理会只能认为，没有理由期望同南非当局进行交涉会产生任何结果。但是，安理会绝不能由于南非当局的这种态度而不批准这个报告，也不能因此而不肩负起它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必须毫无拖延地考虑执行已经建议的经济制裁。这是全世界舆论对安理会的最起码的要求，因为自从去年以来，局势日益恶化，同时，经济制裁的主张得到更多的支持，成为唯一可以采取的，最迫切的措施。我们知道，有资格的经济专家，在考虑实施这个措施时，已经认真进行过非常详尽的研究。由于这些研究，安理会现在已掌握了材料，可以精确地预测什么样的经济制裁最有效，同时所花代价又最少。

125. 我们要利用这一机会，向所有已经采取主动，采取实际措施同南非当局断绝一切贸易关系的国家，表示感谢。我们十分诚挚地相信，这一国际运动一定会发展起来而成为全球性的，届时，就足以有效地永远根除南非殖民主义通过它目前的种族政策而有计划地推行的这一巨大罪恶。

126. 为了要根除南非种族隔离这一邪恶制度，人类所进行的斗争绝不能仅仅限于消极行动。我国代表团承认这一点，因此认为，另外还有一个积极的领域，联合国必须不遗余力地减轻南非被践踏的人民的痛苦。

127. 首先，必须尽一切努力制止那些胡闹的审判，全世界已屡见不鲜地看到南非法院在这种审判中随便轻忽地宣判死刑和徒刑。同时也必须采取步骤制止已宣判的死刑的执行，这种处决不如称为政治暗杀，因为被处决的人实际上纯粹是民族主义领袖，他们的唯一罪行是反对南非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

128. “在任何理性的社会里，他们是绝不会受到审判的。……他们的斗争是人类争取自由的斗争；他们的审判是对一切要求自由的人的审判。……他们的遭遇不仅仅是他们的事；甚至不仅仅是所有南非人的事，而是任何地方凡是相信人类有权为自治权而进行斗争的人们的事。”⁹这段话就是一百四十三位国际著名人士抗议里沃尼亚审判宣言的要旨。

129. 安理会在这种悲剧性的形势面前也必须表示愤慨和关切。安理会必须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对正义和法律原则提出的挑战也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挑战。对于目前被监禁的或受到死刑判决的南非民族主义领袖的生命的威胁，也是对那个国家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对整个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因为不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这些领袖代表其人民，代表其人民的最深切的愿望，正如其他那些领导他们的人民走向自由与独立的伟大非洲领袖一样，尽管殖民国家使他们受到了多年的各种各样的迫害。

130. 我们认为，安理会应该赞成非洲集团对联合国的呼吁，作出决定运用它的全部权威和影响，来使得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府不致犯下不可挽救的损害。安理会在以前的决议中已采取了这一立场，但是在我国代表团看来，这次需要采取更加迫切的和严肃的步骤。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对维持和平与国际安全负有责任的机构，必须向南非政府十分清楚地表明，由于南非政府的不负责任的罪恶政策，它不再有权在南非为所欲为。

⁹见A/AC.115/L.60号文件。

131. 安理会在国际方面应该采取的积极行动的另一面，是为南非的非白人居民制订一个教育和训练计划。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补救一些南非当局在教育和训练方面罪恶地、有意地、预谋地玩忽职守的过失，同时使得非白人青年和工人阶级有机会在文化上和专业知识上达到必要的水平，以便使该国人民摆脱白人种族主义者要想无定期地使他们保持的原始和部落状态。

132. 这个工作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它主要涉及到一切难民，它为联合国的国际援助工作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这是南非局势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

133. 在秘书长的报告中，有重要的一章专门谈到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说明，一方面指出加速训练“优秀分子”对于该国人民的贡献是多么宝贵；另一方面指出，对于由于种族隔离的偏执和狂热而受害的人，国际上的声援是多么普遍。这一报告并指出，除了这种援助的社会方面的利益以外，还有一个其重要性不亚于此的因素：这一行动自然会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产生经常性的压力，以补充经济方面和外交方面已经存在的压力。

134. 面对着南非政府的顽固不化的态度，安理会必须增加它的压力。首先，它应该考虑这个事实：维护南非目前制度的那些人，尽管认识到他们肯定地被排斥于国际社会之外，但仍无任何想放松盲目贯彻其疯狂政策的表示，毫无疑问，他们希望最后在同联合国发生冲突时掌握最后决定权。因此，他们指望我们无动于中，特别指望安理会陷于瘫痪状态。我们不是经常听到南非外长发表不合时宜的讲话，恶毒攻击本组织和预言它在世界上的使命必然失败吗？

135. 因此，我国代表团深信，安理会代表对于这一可怕的种族冲突的重要性和严重性，是深有认识的。我们衷心希望，安理会能毫不犹豫地救援南非受压迫的人民，即使这种援助的某些方面意味着干涉南非共和国的所谓内政。

136. 由于我们在这里面临的是一个人道的、道义的、政治性的悲剧，使得整个非洲大陆与三百万希望把数倍于他们的非白人保持在被奴役和被剥削状态的白人少数形成对立，因此，非洲的独立国家，以及广

大的亚洲大陆，在欧洲、美洲很大部分国家的支援下，坚决认为这个问题显然不是纯属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管辖范围的事。换句话说，不干涉的原则不适用于南非问题，因为受到蔑视的价值，受到破坏的权利具有全球的性质。

137. 因此我们认为，南非的非白人的命运应由本组织承担责任，我刚才提到的、秘书长的报告中已建议的教育和训练计划应根据这一前提来制订。

138. 如果说南非当局一贯拒绝与联合国进行任何合作，从而减少了按照安理会愿望和平解决的机会的话，安理会不应认为这种明显的恶意能永远关闭“通过充分地、和平地、有秩序地在整个领土上不分种族、肤色、信仰对全体居民实施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办法解决目前南非局势”的大门。这个解决办法是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四日的决议在第6段中提出的。

139. 我国代表团相信，要迫使南非政府合作，按照该决议的精神解决目前局势，最有效办法是立即实施经济制裁，同时着手执行联合国为了南非非白人的利益应予促进的国际教育和训练计划。同时要采取必要措施使一切由于反对种族隔离政策而在押候审或被判刑的人获得释放。

140. 上述必须采取的措施当然都属于安理会希望在南非付诸实行的那种和平和有条不紊的改革政策的范围之内，这个政策也被南非的许多民族主义者看作最后的希望。

141. 我们非洲人认为，那些仍然把商业利益当作它对南非关系中主要关心的问题的国家，应该认真想一想那个国家由于一小撮人被种族仇恨所蒙蔽，正在陷入可怕的悲剧。让他们也认真想一想这个种族隔离问题在所有的不结盟国家中所引起的深切不安，想一想它对于所有非洲人的自尊心所造成的创伤。更不用说每个爱好正义与和平的人，不论他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所感到的愤慨了。

142. 由于这种种事实，我国代表团难以理解某些西方大国在对待象经济制裁那样的必要措施仍然表现有些犹豫不决时可能提出的任何理由，这些措施其实是以很明确合理的方式提出来的。

143. 我们知道，维沃尔德先生为了自己事业的需要，放肆攻击南非解放运动，指责民族主义组织和政党以及非洲和全世界支持他们的任何人。他坚持说，他的目的是要使白人民族存在下去，这个白人民族据说给整个南非民族带来了繁荣；他同时说，南非可能成为共产主义的跳板，而一个白人国家将继续成为西方的可靠盟友；他还说什么他看不出南非为什么要牺牲自己作为白人民族的前途来讨好世界舆论。鉴于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所维护的是这样荒唐的主张，我从一个非洲人的观点不能想象有什么声明比他的话更恭维共产主义和更有损于西方了。

144. 但是，我们必须警告维沃尔德先生，他不时的信口雌黄，甚至在最激烈的反共分子中也不再引起丝毫兴趣了。因此，他企图把一部分世界舆论的注意力从南非奉行的违背时代潮流的完全错误的政策转移开来，那是徒劳的，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一致地强烈地谴责那个政策。

145. “我们由于给奴隶以自由，就保证了自由人的自由——我们所给予的和我们所维护的，双方都是光荣的。”¹⁰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在一八六二年十二月致国会的咨文中讲了这些话。南非的种族主义统治者如果能够以那样的人道主义精神并如此透彻地进行思考，他们无疑会从一百多年前就讲过的这些高尚的话中得到启发，断然抛弃他们死抱不放的，有损于那个国家的自由、正义和法律的白人民族的神话。

146. 我在发言开始时，谈到南非和某些西方大国之间的经济联系的特殊重要性。我也谈到了种族隔离制度为了自己的生存，也许甚至为了自己的发展，从这种局势所获得的物质力量和道义权威。这是极为严重的，我甚至可以说是可悲的，而对于那些用这种方式来帮助维持目前局势的人来说，这个悲剧正是衡量他们所负责任的尺度。

147. 我们必须再一次使这些国家知道，当成百万的人受到铁棍统治并被专横地剥夺了工作权利、教育权利和行动自由的时候，我们感到多么痛苦，整个非洲感到多么痛苦。这些人也同样被禁止正常地行使

¹⁰亚伯拉罕·林肯选集，新不伦瑞克(新泽西州)，鲁特格尔大学出版社版，第五卷，第537页。

和言论、结社权利密切相连的基本自由，而这是发生在一个自古以来就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之中的。对于那些造成这种局势的人来说，这不是什么体面的事情，不仅如此，这些成百万的非洲人还受到剥削，他们国土上的自然资源受到广泛的掠夺。换句话说，今天在南非所发生的乃是文明世界上所能有的最卑劣的罪行。

148. “我们不需要你们的怜悯，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同情，不要给我们以虚假的希望。我们请求你们采取行动，使南非领导人停止对我们的人民进行侮辱和迫害。”这是著名的南非黑人歌唱家今年三月向研究南非共和国种族隔离政策特别委员会提出的动人而悲痛万分的呼吁。

149. 我国代表团相信，在为消灭种族隔离而进行斗争的这个决定性阶段，应该让安理会每个代表无例外地听到这个呼吁，以便尽全力迫使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当局改变他们的政策。

150. 在南非常驻代表今年五月二十二日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723)中，秘书长根据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四日安全理事会决议第8段所任命的专家组，由于它的报告而成为一系列攻击的对象。

151. 我作为这个专家组过去的成员，要在此时此地以最强烈的词句表示我的高度愤慨。但是我必须承认，从一开始我就认为我们的报告不可能不使南非当局作出强烈反应。种族隔离政府的暴怒没有使我感到意外，现在我意识到由于专家小组成员判断和结论的正确而属于他们的荣誉。

152. 我得说这个报告是一个根据反映保持均衡精神的客观标准而挑选出来的小组，经过几个星期、几个月的公正、严肃而深入的研究之后才写成的。这个小组在它的调查和研究工作中得到了许多能干的工作人员的协助，这些人员对问题有深刻的了解，他们在处理文件和资料方面的老实态度和科学方法为联合国秘书处带来了声誉。

153. 小组的内部讨论，再加上与代表南非舆论的每一方面的人物，包括支持种族隔离的人在内，建立联系，结果产生了对那个国家的现存形势的综合。此

外，专家组得到机会聆听许多持中立立场的社会人士——法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著名外交家。我们所得出的结论，仅仅是一种对问题的集体估计，每一个成员都是按照本人的观点或自己国家的观点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我应该指出，发表出来的意见并不总是一致的，这当然是我们的同事和朋友南斯拉夫代表杰尔贾大使不得不离开我们的原因。所以很清楚，起草这份报告的工作必然是十分艰巨的。事实上，只是由于各方面的善意以及全体成员都有得出积极而合理的结论的真诚愿望，这份重要文件才得以最后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了出来。

154. 在这方面，我要对我的所有同事们的同情态度，他们对联合国事业的忠诚，他们在专家组工作期间表现出的高度责任感，表示真挚的敬意。

155. 我现在还必须补充一句，如果这个报告作为整体来说引起了比勒陀利亚当局的愤怒，那肯定不是小组的过错。但是这个当局必须认识到，如果这个小组获准在南非进行实地调查的话，报告会叫他们吃不消，可是那个国家的统治者是很刁滑的，他们作了充分的戒备，拒绝专家组的成员进入南非领土。但是，南非政府的这个荒谬政策，就象埋起脑袋以为人家看不见自己的鸵鸟一样，丝毫不能改变全世界都知道的那个国家的可悲现实，在那里，用我们报告的话来说，少数人顽固地要“保存特权，维护歧视，把统治扩展到如此程度，以致组成一个以奴役原则为基础的社会”(S/5658,第89段)。

156. 南非当局常驻代表在他的信中提到我曾参加的小组时用了无礼的而且肯定是无根据的语言，对此，我国代表团无意给予重视。南非当局的这种行为一点也不使我惊异。这只不过是它对联合国和以任何身分代表联合国的人，一贯公开和直言不讳的表现的敌视。写这封信的人，在企图毁谤这份向安理会提出的报告时，显然急于要不放过一个人，重复他对所有人的惯用的指责，但实际上，除了进行一种奇特的反驳以外，没有别的事情好做，这种反驳既荒唐又自相矛盾。

157. 如果南非当局代表的似是而非的论点，有可能由于表达得更明确而有所收获的话，博塔先生为

什么不自己向安理会亲口陈述，从而把他的政府的观点和报告所表达的观点放在一起加以对比呢？他大概不会那么做，而且那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缺乏深深的信心。不管原因是什么，我国代表团相信，这样逃避现实和常理，不能再继续下去很久了。当代这些鼓吹奴役制度的人良心受到折磨，迟早将不得不终于放声谴责自己。这当然将有助于这个非洲国家结束它目前的这场可怕的恶梦。

158. 在这以前，当然，南非的非洲人不会袖手等待。他们将继续朝着自由和解放前进，而联合国，在世界舆论的支持下，将继续努力在南非实现它的崇高目标。

159. 在结束之前，允许我以我国代表团和象牙海岸代表团的名义，向安理会提出一个有关目前正在南非进行的审判的决议草案，这个草案已作为 S/5752 号文件¹¹散发。

160. 安理会各理事国无疑会理解，非洲各代表团不得不认为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问题的这一特殊方面是非常紧急的，这个方面，你们都知道，就是一个极端严重的局势，一批南非民族主义领导人，仅仅由于他们在政治上反对在他们国家内所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随时都可能遭到肉体上的消灭。

161. 在押候审的另一批南非民族主义领导人，也处于在未来几天内——或许甚至就在本周——被判决的危险之中，这种判决十之八九和过去那些判决一样可耻，根据那些判决，有些人已经被处死，有些人即将被处死。

162. 面对这样一个会使已经十分危险的状况更为恶化的令人愤慨而又可悲的局面，又因为在联合国这儿，无论在大会一级或安理会一级，会员国一贯一致毫不含糊地谴责南非政府拒不遵守要求停止对种族隔离的反对者进行迫害的历次决议，目前这个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认为，可以在本次或下次会议上，不经辩论就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这至少是他们在目前情况下的希望。

¹¹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四月、五月和六月份补编。

163. 代表们阅读向安理会提出的这个草案时，可以立即看到，由于急于要得到一个迅速而一致的表决以对付这个迫在眉睫的危险，我们起草了这样一个决议案，其措词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经过仔细斟酌。因此，这个决议草案只涉及一个不致引起争论，从而可能得到全体同意的问题，无须事先通过惯常的咨询和磋商。

164. 代表们也会注意到，在这个草案中，我们仅限于表达所有国家、世界舆论、以及全世界在这个问题上发了言的著名的道义和宗教界权威人士的不安和关怀。我们也同样考虑了秘书长最近为了今年三月份被判处死刑的一些民族主义领导人所作的呼吁。

165. 面对着这个人道和政治方面的悲剧，我们认为安理会必须同样作出一个有力的紧急的表示。一个决定采取这种行动的决议案如果尽快通过，也就是说，在开始对南非种族隔离的整个问题进行一般性辩论的时候通过，就会有更大的作用。

166. 根据以上所述，我荣幸地请求你，主席先生，立即把决议草案(S/5752)提交安理会通过，我现在宣读该草案如下：

“安全理事会，

“回顾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一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八八一(十八)号决议，该决议谴责南非共和国政府未能遵守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历次决议，并要求该政府放弃正在进行中的专横审讯，立即无条件释放全部政治犯和全部受监禁、拘留或其他限制的人，

“又回顾安全理事会在一九六三年八月七日的决议(S/5386)和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四日的决议(S/5741)中要求南非政府释放全部由于反对种族隔离政策而受监禁、拘留或其他限制的人，

“极其关注地注意到对反种族隔离运动的领导人所进行的里沃尼亚专横审判又已恢复，而且根据可以判处长期徒刑和死刑的专横法律即将作出的判决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

“遗憾地注意到南非政府拒绝了秘书长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的呼吁，兹

“1. 敦促南非政府：

“(a) 对于因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行为而被判处死刑的人不予处决；

“(b) 立即终止根据种族隔离体制正在进行的专横审判；

“(c) 赦免全部受监禁、拘押和其他限制的人，特别是里沃尼亚审判中的被告；

“2. 请求所有国家和组织全力施加影响，以促使南非政府遵守本决议的规定；

“3. 请求秘书长密切注意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并尽早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

167. **L. N. 梅农夫人(印度)**：让我代表印度政府感谢你，主席先生，和安理会各位代表准许我参加这次辩论。

168. 我国代表团十分感激摩洛哥和象牙海岸代表提出了决议草案(S/5752)。我们当然完全同意该决议草案的内容，并希望它将毫不拖延地获得一致通过。我们希望安理会理解形势的紧迫性，使暴力的可怕后果能得以避免。如果由于我们未能迅速地采取行动而发生了暴力行动，和平解决的机会就没有了。我谨建议我们毫不犹豫地采取步骤，以执行决议草案中所提出的措施。

169. 我们今天是在一个行将发生的悲剧的阴影下在这里开会的。里沃尼亚审判或所谓破坏案审判，使全世界看到，南非蔑视世界舆论、推行疯狂方针能够达到何等程度。非洲人成百地不经审判就遭受监禁，在没有陪审的情况下就受到审判，无情地遭受酷刑，他们可能无缘无故地被定罪。联合国设置专门委员会，对南非共和国所执行的政策收集情报和审查证据，这一行动表明它意识到情况是何等紧迫。但时间不多了，除非立即采取果断行动，为时就要太晚了。本月十一日可能就要对曼德拉、西苏卢、伯恩施坦、戈德堡、艾哈迈德·卡撒拉达等等这样一些爱国领袖进行宣判，如果由于我们行动迟缓而果然如此的话，我们将由于缺乏人道精神而受到谴责。

170. 南非发明种种新的办法来侮辱它自己作为

会员国曾保证要支持的联合国宪章。在过去十八年中，它有意地、一贯地千方百计对抗联合国决议。什么种族区域法，什么镇压共产主义法，什么班图人教育法——只提三个就够了——使得南非对生活在其中的一千三百万非白人来说比纳粹集中营更坏。联合国的会员国不能对这种局面的严重性熟视无睹。为了恢复人类的尊严和自由，打过几次世界大战，千百万人被杀害，千百万人遭受苦难。今天，人类的尊严和自由遭到更为肆无忌惮的蹂躏，正处于危险之中。这可能把我们推进一场比以往更为不正义和不人道的冲突中去。一个手无寸铁，遭到剥削、侮辱和折磨的民族正在要求正义，对今天人类的唯一希望——联合国——进行呼吁。他们可能由于南非政府的轻率和疯狂而遭到屠杀；小国可能对这个庄严的机构越来越不信任。但是一个为自由和平等而斗争的民族的精神，不会屈服于南非政府的压力和政策，不管外部对这种压力和政策的支持有多大。

171. 我国政府就是在这种不幸的情况下，以前所未有的迫切心情，决定参加这次辩论的。

172. 一位俄罗斯著名的作家，在一九一〇年逝世前几个月，写了一封信给当时居住在南非德兰士瓦省约翰内斯堡的一个年轻印度人。这个俄国人的名字是里沃·托尔斯泰，而这个印度人就是全世界都知道的莫汉达斯·甘地。里沃·托尔斯泰伯爵的信中写道：

“……因此，你在那个似乎离开我们世界中心很远的地方德兰士瓦的工作，对我们来说却是极其根本和极其重要的，它提供了最有分量的实践检验，这个检验现在全世界都能分享，不仅基督徒，而且世界上所有各国人民都必须参与。”

173. 所以，印度对种族隔离问题的关心显然不是从今日始；这不是独立后才有的关心，它的用意也不是要使什么集团、国家或民族难堪。本组织的会员国都知道，自从印度作为一个正式会员国加入联合国以来，它就发起把种族隔离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的议程。这个问题在规模和力量上都增长了。全世界对这种非正义现象的认识日益加深，大批亚非自由国家的兴起，南非在这个问题上的顽固不化态度，所有这一切甚至对直接或间接一贯支持南非的那些国家都不

可避免地产生了影响。我记得联合国大会上印度和其他共同发起国为了使问题列入议程，不得不费劲地游说，然后争取三分之二的多数使决议获得通过的那些日子。因此，获悉一九六二年第一七六一(十七)号决议在大会以六十七票赞成，十六票反对，二十三票弃权获得通过，这是令人快意的事情。变革之风无疑也已从非洲开始吹到别的国家了。

174. 今天，世界舆论在表示不赞成南非的政策方面不再犹豫或小心翼翼了。更为意味深长的是，由于非洲国家的努力，联合国被迫不仅通过决议呼吁南非放弃不文明的政策，而且寻求有效地制裁那个国家的措施。十多年来，这个组织耐心地希望，南非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会作出努力满足大会各次决议对它所作的最低要求。但这一切都落空了。南非拒绝对大会的决定给予丝毫理会。结果是灾难性的。在翘首以待的世界眼中，在受压迫、受镇压、受奴役而把联合国看成是正义和人道的唯一希望的人们的眼中，如果我们不采取步骤促使会员国遵守这个机构的纪律的话，这个组织将名誉扫地。比在南非发生的种种事情更为严重的，比非白人受到的残暴和侮辱更为严重的，是我们的会员国之一蓄意一贯嘲弄这个庄严机构的历次决定。

175. 来自南非的最新消息丝毫不能令人鼓舞。南非的领导人告诉我们说，那个国家防卫力量最近的加强，是为了让它有更大的“拳头”来防止该国的黑人多数进行内部叛乱和防止外来“解放”力量的侵入。虽然美国已禁止向南非出售军火，英国仍然在为其提供机床等等。我们获悉南非已建立了其历史上最强大的陆、海军。这些事情是进一步违抗联合国和世界舆论的表现，因此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176. 我们这儿的人谁都不能说自己完美无缺。印度代表团当然完全了解自己的缺点，我国已故的总理以确切的语言承认我们的困难，他说：

“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有种族冲突。在印度，我们没有那种特定意义上的种族冲突，但是当因为有些人被称为‘不可接触者’或‘底层阶级’而我们压制他们时，我们就有近似种族冲突的东西了。我们正在进行克服。又例如在美利坚合众国

有种族冲突。但这有一个差别。美利坚合众国越来越成功地作出努力使种族问题缓和下来。我不说他们已解决它，但是政府在舆论支持下试图解决它，而且在某方面有了进展；在别的地方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在南非，保持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则是政府本身处心积虑的、直言不讳的和公开宣称的政策。这就使得南非情况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很明显，凡是相信联合国宪章的人或国家，都不能和这个政策进行妥协，因为它从根本上反对现代世界所维护并认为有价值的一切东西，不管那是联合国宪章也好，或是我们的民主思想或人类尊严的思想也好。

“我认为，南非联邦的种族政策，比任何东西都更为根本性地错误，对于世界的未来，比任何东西都更为危险。使我惊奇的是，有些国家，特别是拥护民主传统和投票赞成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宣言的国家，对南非联邦的种族政策表示意见时那样温和，或根本不表示意见。这不仅是一个政策问题。一个国家那样行事，我说是最大的国际不道德。”

177. 但是，现在有待于我们所有的人来努力争取实现我们作为会员国宣誓时所赞同的宪章目标和理想。誓言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个信条。誓言要求我们所有的人为创立一个合理的人道的社会而努力，在这个社会里战争将成为神话，而平等和社会正义将成为法律和生活准则。今天由于财富和机会的不平等，我们离开这个理想很远。但当我们决心追求这种理想并彼此积极合作时，我们就摆正了方向并肯定地朝着这个理想前进。南非共和国是联合国创始国之一，它应该和我们任何国家一样真正关心这点。我们的悲伤和失望因此就更大，更为强烈了；如果我们在这里对这种政策说了什么严厉的，不好听的话，那也是我们的失望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这种失望是全世界都共同感觉到了的。

178. 南非总是援引第二条(七)来为自己辩护。因为这一点已一次又一次被驳斥得使一切有关方面都感到满意，我就没有必要重复一遍了。作为联合国的

会员国，南非至少应该能够与去当地研究这个罪恶问题的专家小组进行合作。甚至那么一点都遭到了拒绝。在这里，我国代表团要祝贺以米达尔夫人为主席的小组，它有勇气利用一切可能合作的渠道从事规定的工作。由于他们的诚恳和决心，才使我们今天有可能在这里开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建设性方法上。对于特别委员会主席迪亚洛·特里大使和他在该委员会的同事们从事工作的忠诚和热忱，我也要正式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深挚谢意。他们的各项报告是极为宝贵的文件，我国代表团觉得极为有用。

179. 今年四月在伦敦召开的经济制裁国际会议以及米达尔夫人所主持的专家小组，都分析了南非如此对抗世界舆论和如此坚决执行它的错误政策的原因。提出的原因有二：第一是经济繁荣，使南非能在必要时单干下去而不遭受孤立的后果；第二是，这个繁荣有赖于南非从某些大国所得到的援助和支持。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无疑加强了南非的决心。任何国家变得富裕和繁荣，我们都不反对。事实上我们对此表示欢迎。但是，如果繁荣使南非或任何别的国家能够以财政拨款增强它的强大的镇压力量，我们就肯定要加以反对了。伦敦会议所以采纳专家们关于经济制裁的建议，就是因为南非的政策得到这种支持。只要经济繁荣被用于镇压，我们的职责就是破坏那种支持，俾使这个规模已经大得不适当的问题，不致由于触发暴力行动而成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180. 我可以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印度是对南非实施经济制裁的第一批国家之一，也许就是第一个国家。我们在一九四六年禁止对南非的贸易，当时那种贸易是相当可观的。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已由德里大学的拉吉教授出色地加以总结，我要在这里重述他的话：

“经济制裁问题显然是个政治问题，而决定其成败的因素归根到底也是政治性的。如果所有的国家都决定和南非断绝贸易关系，并且行动是差不多同时采取的，这种抵制肯定将是有效的。即使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准备积极卷入，只要加入的国家在数量上和力量上都足以制止别的国家利用这种局面，抵制仍然可以有效。但是，如果只有一小部分国家决定‘单干’的话，制裁就很不可

能达到目的，不论施行制裁的国家现在同南非的贸易有多大，也不论南非经济需要这些国家的产品是多么迫切。落到这些国家身上的损失，可能比落到被制裁的国家身上的更重。……这基本上就是印度在抵制南非方面的主要教训。”

181. 有人说大国难以承受从南非撤走投资所带来的损失。伦敦的经济制裁会议已经指出，这种损失很小而且无关大局。如果大国不实施制裁，我们就不能把这件事办成功。联合王国和美国那样的大国为什么要支持南非呢，它们不是谴责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是完全行不通的坏事，不可避免地要在南非本身导致灾难”〔第一〇五四次会议〕吗？它们为什么要在经济上援助南非呢，南非的政策不是被谴责为“道德上可憎、理智上怪诞和精神上无法辩护的”吗？这些话都不是我说的，而是联合王国代表发言中所用的话。如果，如美国常驻代表所说的，“南非政府政策所引起的种族嫉恨掩盖了南非的成就”〔第一〇七八次会议〕，美国就肯定没有理由在南非进行投资，从而给它以支持。

182. 专家小组的报告包含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报告的第96段说道：

“但是，虽然许多非洲国家和别的国家响应了联合国大会关于制裁的呼吁，严酷的事实仍然是，南非经济并没有严重地受到迄今所采取的行动的影响。即使投票赞成大会这个决议的所有国家都实施了全部制裁，对于南非经济的影响将仍然是完全不够的。南非经济的力量是建立在少数几个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关系之上的。南非出口约百分之四十是去联合王国和美国，而进口约百分之五十是来自这两个国家。正如埃里克·劳先生在谈到一九六二年大会表决时所说的，‘不支持制裁的国家占南非出口的百分之七十九点六，占南非进口的百分之六十三点七’。”

我现在引述第97段：

“没有南非的主要贸易伙伴的合作，没有什么制裁会是有效的。既然如此，而且因为联合王国既是南非进口的主要供应者，又是南非出口的主要购买者，我们研究了提供给一九六四年四月在伦敦召开的经济制裁国际会议的文件。”

183. 安理会以及全世界必须提出的问题是：南非的贸易伙伴会不会把言论付诸实践，而实施经济制裁？这是问题的关键。不彻底的措施是没有用的。部分的或有限的制裁是没有用的。全面的经济抵制是唯一的回答。如果南非的贸易伙伴愿意接受这一挑战，那么他们将得到全世界亿万人的感激。否则的话，历史不可能原谅他们允许又一个纳粹式的怪物摧毁文明和文明行为。我们如果要求联合王国实施经济制裁，并在较小程度上也要求美国实施经济制裁，而我们自己并没有那样做的话，那就会是错误的。我已说过，印度是好几年前就对南非实施经济抵制的第一个国家。我们在一九四六年就那样做了，当时印度外交政策是由联合王国政府负责的。

184. 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跟着响应，但是正如专家小组报告所述，奇怪的是，大会第一七六一（十七）号决议的通过却使南非的进出口贸易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如果有效的经济制裁得到实施的话，对于联合王国和美国经济的损失本来是微不足道的，这一点关于经济制裁国际会议已阐明得够清楚了。而且，即使他们的经济受到影响的话，我们理所当然地可以期待这些大国为改善南非成百万人的命运忍受某种牺牲。

185. 此刻大国的责任，和在三十年代他们对国际联盟的责任一样严重。那时，他们逃避责任，其后果之一，是使国联公约成为一纸具文。安理会今天要回答的大问题是，它是否要使联合国象国联一样凋谢去。今天，就象那时一样，如果大国不承担他们的责任，他们就会把人类本身的命运置于危险之中。愿上天赐给他们正确的判断，使他们能够维护人的尊严和世界的和平。

186.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代表团保留对整个问题的实质另作发言的权利，与此同时，要对象牙海岸和摩洛哥代表团刚才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草案（S/5752）说几句话。

187. 五十个亚非国家的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请求召开一次安理会的信（S/5674）说道：安全理事会在一九六三年八月七日的决议中已经说成是严重地干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南非局势，“在那个国家的最近事件之后又进一步恶化了”。

188. 维沃尔德政权采取“极端措施，更具体地

说，对许多非洲政治领袖宣判了死刑”，对此这封信十分正当地表示特别关怀。

189. 南非共和国为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而进行斗争的许许多多公民，在维沃尔德政权手下蒙受恐怖和镇压。根据一种蛮不讲理的法律，反对种族隔离的战士——南非人民的英勇儿女们——在受到处死的威胁。

190. 诸位知道，安全理事会在一九六三年八月七日的决议中，谴责南非共和国政权的种族主义政策是不符合宪章原则的，违反南非共和国作为我们组织的会员国所承担的义务的。安理会要求释放所有由于反对种族隔离政策而遭到监禁，拘押或其他限制的人。但是，那个种族主义政权对这个要求的回答是对人民发动新的镇压和暴行。

191. 对那个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已经开始了所谓“里沃尼亚审判”。这是维沃尔德政权对联合国大会挑衅的姿态，大会对这个问题给予了特别的考虑，并一致要求南非政府（第一八八一（十八）号决议）放弃蛮横审判和立即无条件释放一切由于反对种族隔离政策而遭监禁、拘押或其他限制的人。这个决议毫不含糊地警告说，种族主义者所进行的这场蛮横审判，如果不停止下来，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已经是爆炸性的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从而进一步扰乱国际和平与安全。

192. 最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安全理事会考虑了南非种族主义者的种族隔离政策，并在十二月四日的决议（S/5471）中再次要求维沃尔德政权释放所有由于反对种族隔离政策而被监禁的人。

193. 但是，南非统治者顽固地无视理智和人道的呼声。他们继续与全世界对抗，既不理睬世界各国的意见和愿望，也不理睬联合国的要求和他们自己根据联合国宪章所承担的义务。

194. 种族主义的反动和恐怖统治正在南非共和国领土上，正在维沃尔德当局所非法占领的西南非洲领土上疯狂地推行。根据最近的不完全材料，仅在一九六三年，南非共和国就进行了九十次政治审判，判处四十人死刑，六人无期徒刑，三十五人二十年或二十年以上的徒刑，一百三十五人十年到二十年徒刑，这

还没有算巴希河审判，那一次有一批二十人被判徒刑共计一百四十八年，另一批一十七人被判徒刑共计二百零二年。

195. 一九六四年，维沃尔德政权对久经苦难的南非土著居民进行了更为残酷的镇压。根据现有的情报，这一年一月至五月一日期间，种族主义者在比勒陀利亚、约翰内斯堡、开普敦、伊丽莎白港和南非共和国其他城市对南非爱国者进行了约三十次审判。三月份，反种族隔离运动的三名成员——伍伊西里·米尼、兹那基里·姆卡巴和威尔逊·卡英加——在伊丽莎白港被判死刑。

196. 苏联人民，和其他人民一样，对南非人民和他们中间的进步分子——为反对种族隔离而进行战斗的爱国者——的命运深为关怀。苏联全国的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给联合国打电报和写信抗议南非共和国的镇压行动，并请求联合国采取有效措施拯救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和所有对种族隔离政策作斗争的人的生命，并使他们获得释放。

197. 苏联人民深刻关怀和愤怒的感情，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给南非共和国总统斯瓦特先生的信件中得到了表达。信中有几段说道：

“全世界善意人们获悉南非共和国公民伍伊西里·米尼、兹那基里·姆卡巴和威尔逊·卡英加由于参加一个符合联合国决议的争取人权的运动而被判死刑，莫不感到惊骇。我就此向你提出呼吁。

“出于怜悯和人道的感情，我代表苏联人民敦促你采取一切必要步骤撤销被告的死刑判决，并将所有其他参加人权运动的人从监狱中释放出来。

“我确信，全世界最广泛的阶层将以宽慰和深深满意的心情来欢迎这样的行动。”

198. 许多国家的领导人给南非共和国政府发出了同样的信件。但是，事实证明，种族主义政权不打算放弃它的非人道的不顾一切的政策。

199. 在给秘书长的就其形式和内容来说都是空前的复信中，南非共和国领导人实际上宣布，不管联合国的决议如何，他们打算坚持对南非爱国力量的镇压政策。

200. 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具体地说，这个立场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十日苏联常驻代表给联合国的信中表明如下：

“基于人道主义原则、一切种族和民族的人的权利平等原则、联合国宪章原则，苏联强烈主张结束南非共和国的种族隔离，支持全世界一切善良人民要求南非种族主义者立即停止对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和参加者的镇压。”

201. 根据这个原则立场，苏联代表团完全支持象牙海岸和摩洛哥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决议草案。

202. 如同决议草案所规定的那样，安全理事会应敦促南非政权放弃对因反对非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而被判处死刑的人的处决，立即停止根据反种族隔离的罪名进行的审判，赦免所有因反对种族隔离政策而受监禁、拘押或限制的人。

203. 有鉴于时间不早和安理会通常的程序，苏联代表团请求不用把这个发言连续译成其他欧洲语言。

204. **主席：**我的名单上没有其他人要发言。我请安理会注意象牙海岸和摩洛哥所提出并由摩洛哥代表说明的决议草案(S/5752)。要求对这个决议草案立即或在明天表决。

205. 经过和我的同事们商量之后，我想安理会可以在明天下午三时复会。如果没有异议，就这样决定了。

会议决定如上。

下午六时二十五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ا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